

在记忆的深处，有一座古朴的小院，那里承载着我柔软的时光。而小院中，最让我难以忘怀的，是那一架如瀑的紫藤。

春日迟迟，当第一缕暖风轻柔地拂过大地，小院便从沉睡中渐渐苏醒。那架紫藤，也在不知不觉间，萌生出了嫩绿的新芽。起初，只是一些小巧玲珑的叶苞，紧紧地簇拥在藤蔓上，像是在积蓄着力量。没过多久，叶片便舒展开来，如同一把把小巧的扇子，在微风中轻轻摇曳。

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，紫藤的藤蔓愈发繁茂。它们沿着木架肆意攀爬，相互缠绕，仿佛在编织着一个绿色的梦。藤蔓上，一串串淡紫色的花苞悄然冒了出来，像是羞涩的少女，犹抱琵琶半遮面。渐渐地，花苞越来越多，由淡紫转为深紫，宛如一串串沉甸甸的葡萄，压弯了枝头。

终于，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，紫藤花彻底绽放了。那是怎样的一种美啊！一团团，一簇簇，满院的紫色如瀑布般倾泻而下，仿佛是大自然用最绚丽的色彩绘就的画卷。每一朵花都小巧精致，四片花瓣微微卷曲，如同翩翩起舞的蝴蝶。花瓣上还带着晶莹的露珠，在阳光的照耀下，闪烁着细碎的光芒，更添了几分灵动与娇艳。

微风拂过，紫藤花轻轻颤动，散发出阵阵清幽的香气。那香气，甜而不腻，淡雅悠长，弥漫在小院的每一个角落。深吸一口气，仿佛整个身心都被这香气洗涤，所有的烦恼与疲惫都随之消散。

小时候，我最爱在紫藤花下玩耍。阳光透过花隙，洒下一地斑驳的光影，我就在这光影中追逐嬉戏，笑声在小院里回荡。玩累了，便搬来一张小凳，静静地坐在花下，仰望着那一片

一架紫藤满院香

文 / 聂顺荣



紫色的花海。看着蜜蜂在花丛中忙碌地穿梭，听着它们嗡嗡的歌声，我常常会出了神，想象着自己也变成了一只小蜜蜂，在这芬芳的世界里自由自在地飞舞。

有时，我会捡来掉落的花瓣，小心翼翼地夹在书本里，幻想着能把这份美丽永远留住。或是找来一根细绳，将花瓣串成手链，戴在手腕上，向小伙伴们炫耀。外婆也喜欢在紫藤花下忙碌。她会搬出一个竹椅，坐在花荫里，手中拿着针线，为我缝制着新衣。阳光洒在她的身上，勾勒出柔和的轮廓，她的脸上带着淡淡的笑意，那笑容，如同紫藤花一般温暖而慈祥。偶尔，她会停下手中的活计，摘下一朵紫藤花，别在我的发间，笑着说：“我的乖囡囡，比这花儿还俊呢！”我便会咯咯地笑起来，心里像吃了蜜一样甜。

外婆还会在紫藤花盛开的时节，采下一些花瓣，洗净晾干，为我制作紫藤花饼。当那带着淡淡花香的饼子出炉，整个小院都弥漫着更加浓郁的香甜气息。我迫不及待地咬上一口，软糯的口感，混合着紫藤花独特的清香，在味蕾上绽放，那是世间最美好的滋味。

傍晚时分，夕阳的余晖将紫藤花染成了橙红色，整个小院笼罩在一片温馨的氛围中。一家人围坐在紫藤花下，吃着简单的饭菜，说着家常琐事。那时候，时光仿佛放慢了脚步，每一分每一秒都充满了幸福的味道。

后来，我离开了小院，离开了那架紫藤。在喧嚣的城市里，我见过许多娇艳的花朵，却再也找不到那熟悉的香气。每当思念如潮水般涌来，我的眼前总会浮现出那一架紫藤，满院的紫色，满院的芬芳。

如今，岁月流转，那座小院或许已有些陈旧，那架紫藤却依然年年岁岁花开花落。它承载着我的童年，承载着外婆的爱，承载着那些再也回不去的美好时光。无论我走到哪里，那一架紫藤满院香的画面，都永远镌刻在我的心间，成为我心中最珍贵的记忆。

初夏的菜园，是极有意思的。故乡的菜园不大，约莫半亩地，却经营得极好。奶奶年近七十，却日日在这园中劳作。她常说：“人勤地不懒。”这话倒是不假。菜畦排列得整整齐齐，土块细碎如粟，绝无一根杂草敢探头。

五月初，蚕豆便熟了。豆荚鼓胀，青中透白，剥开来，里面的豆粒排得齐整。奶奶摘豆时，手指在豆荚上一掐，便知老嫩。太嫩的豆，她是不摘的，说是“还没长成个样子”。蚕豆炒韭菜，是极好的时令菜。

茄子开花了，紫色的五瓣小花，躲在墨绿的叶子底下，羞羞答答的。不几日，花落了，结出小茄子来，先是青白色，渐渐变紫。奶奶说茄子“性子急”，见风就长。果然，早上看还是手指粗细，傍晚便已膨大了一圈。茄子煮熟了拌蒜泥，最是下饭。

黄瓜藤爬上了竹架，黄花明晃晃的，招蜂引蝶。小黄瓜浑身是刺，摸上去扎手。但长成了的黄瓜，刺便软了，洗净了生吃，脆生生的，带着一丝清甜。黄瓜若是老了，皮便黄了，奶奶就留它做种，取出籽来，晒干了收好，来年再种。

西红柿还青着，像一盏盏小灯笼挂枝头。奶奶常去掐掉多余的枝杈，说是“不让它贪长”。西红柿转红是极慢的，先是从尖上泛一点红晕，渐渐晕染开来，终于通体红透，这时候摘下来，在井水里浸一浸，咬一口，酸甜的汁水便溢了满嘴。

苋菜长得快，一场雨过后，便蹿高了一截。红苋菜的叶子背面是紫红的，炒熟了汤汁也是红的，拌在饭里，饭粒都染红了。绿苋菜则更嫩些，清炒或做汤都好。

菜园边上，种了几棵薄荷。这东西生命力极强，根在地下乱窜，今年种一棵，明年便是一丛。薄荷叶子摘来泡茶，清凉解暑。有时做鱼，也掐几片去腥。

早晨的菜园最是好看。菜叶上滚动着水珠，阳光一照，晶莹剔透。蝴蝶在菜花间穿梭，蜜蜂嗡嗡

初夏菜园记

文 / 于源浩



地忙着采蜜。奶奶提着竹篮，在菜畦间缓步而行，不时弯下腰去，摘这个，掐那个。午后，菜园便静了。只有知了在远处的树上嘶叫。菜叶子被晒得微微发蔫，但一到傍晚，浇过水后，便又精神起来。奶奶说，菜也和人一样，要“歇晌”的。

菜园虽小，却养活了全家。多余的菜，奶奶便分给邻居。张家一捆苋菜，李家几个茄子，王家一把豆角。邻居们有时也回赠些自家产的，或是几个鸡蛋，或是一块豆腐。这般往来，倒比市场上买来的更有滋味。

如今，菜园早已荒芜。但每至初夏，我总想起那片绿意盎然的菜畦，想起奶奶弯腰摘菜的身影。那些蔬菜的滋味，连同奶奶的唠叨，一起留在了记忆里，历久弥新。

初夏绣球开

文 / 于源浩



绣球花开了。这花在城里是不大见到的。城里人爱种些玫瑰、月季之类，花朵分明，颜色鲜艳，排场得很。绣球却不然，它开得含蓄，开得圆融，一团一团的。我住的这地方，倒有几株绣球。它们站在墙角，或是倚着断墙，年年开花，也不管有没有人看。

绣球的花是极有意思的。未开时，花苞小小的，青绿色，藏在叶片间，几乎看不见。待到初夏，便渐渐鼓胀起来，先是如豆粒大，继而如樱桃，如鸽蛋，终于长成拳头大小的一团。这花不是一朵一朵地开，而是一簇一簇地绽放。小花们挤挤挨挨，谁也不肯让谁，却又相处得极好，共同组成一个圆球。

颜色先是淡绿，渐渐泛白，后来就显出淡淡的蓝色或是粉色来。我见过的绣球，以蓝色居多。那蓝也不是正蓝，而是掺了些许灰白，像是被水洗过多次的蓝布，褪去了火气，只剩下温润。偶尔也有粉色的，粉得极淡。

最妙的是一场小雨过后。水珠停在花瓣上，将坠未坠，阳光一照，整朵花便亮晶晶的，像是撒了一层碎玻璃。这时若有微风拂过，水珠便滚落下来，花瓣轻轻颤动，那姿态，竟有几分像在点头微笑。

绣球花不怎么香。凑近了闻，才能嗅到一丝极淡的气息，清清凉凉的，有点像薄荷，又有点像新摘的茶叶。这香气不招蜂引蝶，只静静地浮在花间，等有心人来发现。

看花的人少，花却开得认真。我每日路过，总要驻足看上一会儿。有时清晨去，花瓣上还带着夜露；有时傍晚归，花朵已笼在暮色里。晴日里，它们在阳光下舒展；雨天时，它们低垂着头，默默承受雨点的敲打。无论何种境遇，它们总是那样安静地存在着，不声不响地完成自己的花期。

绣球花盛极之时，整株植物几乎被花团淹没，绿叶反倒成了陪衬。然后，几乎是一夜之间，花朵开始褪色，由蓝转灰，由粉变褐，渐渐失去了生机。但它们并不立即凋落，而是以一种近乎固执的姿态，继续挂在枝头，仿佛在坚持着什么。

终于有一天，风大了些，那些坚持已久的花朵才纷纷落下。它们落在地上，依然保持着团圆的形状，只是颜色黯淡了，像是褪色的绣品。没有人来打扫，它们就静静地躺在那里，慢慢与泥土融为一体。

花开有时，花落有时。看花的人来了又去，唯有绣球年年依旧。它不因无人欣赏而不芳，不因环境恶劣而不发。它只是它自己，安静地完成一朵花的使命。这便够了。

一把大葱搁在厨房角，没几天，葱的顶端竟悄无声息地绽放出一团白绒球似的花，乍一看，很像风信子呢，又像发福了超大麦穗。这里只是一个清寂的角落，也没有光能照到它们，谁也不会关注，然而，葱不管这些，它们要绽放，盛开给自己看。

绽放是有光芒的，哪怕如葱这般清静寂寂，无声无息，在这个忙着做饭的中午十分，还是把人的眼光和好奇都拢了过来。

这是葱花呀！我不得感叹道，而且声音很大，仿佛内心里还有一种自豪不得不表达出来似的。自豪什么呢？又说不出来，反正就是满心的欢喜。也许为它们盛开的样子，那样蓬勃明媚吧。

欢喜明媚的情绪弥漫整个厨房，我继续转身做饭，一餐简简单单的炆锅面。对了，需要用一把葱花炆锅，还需要一把葱花撒在煮好的面上。我又转身去看那真正的葱花，白绒球似的花才是葱的花呀，可是又有多少人会把它们当花欣赏呢，不过是忽略了罢了。

心里突然涌上一个好主意。从橱柜里找出一个很久都没有用过的玻璃杯，清洗干净，接半杯清水，把三根大葱顶端的葱花掐下来，多留了约十厘米的葱段，很像淡绿底的三枝花朵了，放入玻璃杯中，平平无奇的玻璃杯顿时有了精气神，还透着几分



葱花清供

文／耿艳菊

文艺气息。

吃饭时，把那插着葱花的玻璃杯放在餐桌上，餐桌顿时也生了辉，明亮亮的，简单的饭食也让人吃得知足幸福。

老家后院那口老井还在，井水依旧清冽，只是再不见夏日里浸在其中的西瓜。昨夜暴雨过后，我蹲在井边，指尖触到冰凉的井水，恍惚间又回到了那个满是西瓜味的童年。

那时村里家家户户都种西瓜，夏日的田野像铺了张绿毯，西瓜藤肆意蔓延，巴掌大的叶子下藏着圆滚滚的西瓜。它们裹着深绿浅绿相间的条纹外衣，起初只有拳头大小，像羞涩的孩童，藏在叶片间；渐渐长得如小皮球，泛着青绿的光；等到表皮油亮，敲起来“咚咚”作响，便是熟透了。我们这些孩子，天天像小尾巴似的跟着大人，盼着西瓜成熟的日子。

日头最毒的时候，西瓜成了全村人的念想。父亲从田里摘回西瓜，用粗麻绳拴着，“扑通”一声放进老井。井水沁凉，西瓜在里面沉沉浮浮，像是在做一场清凉的梦。我们几个孩子蹲在井边，眼巴巴地望着，时不时踮起脚尖，恨不得能把西瓜从井里捞出来。母亲总笑着说：“别急，等太阳偏西，西瓜就透心凉了。”

终于等到傍晚，父亲用钩子把西瓜捞

上来，水珠顺着瓜皮滚落。我们围坐在院子里的石桌旁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。父亲拿起菜刀，“咔嚓”一声，西瓜裂开两半，鲜红的瓜瓤冒着丝丝凉气，黑色的籽整齐排列，像镶嵌的宝石。我们顾不上拿勺子，直接捧起半块西瓜，大口啃起来。有些性子急的孩子，被冰凉的瓜瓤激得一哆嗦，却还是舍不得松口，甜丝丝的汁水顺着嘴角流到脖子，再滴在衣襟上，染出一片片深色的印记。啃完西瓜，我们还会把西瓜籽吐在地上，比赛谁吐得更远，笑声混着“噗噗”的吐籽声，在院子里炸开。

最开心的是和小伙伴们分享西瓜。谁家切了西瓜，准会大声吆喝，不一会儿，院子里就聚满了人。你一块，我一块，笑声混着吃瓜的“唏溜”声，在院子里回荡。有时为了抢最甜的瓜心，我们争得面红耳赤，最后还是大人们出面，把瓜心切成小块，一人分上一点，这才平息“战火”。吃完西瓜，我们还舍不得走，用西瓜皮当小船，放在水盆里玩，或者把瓜皮切成条，蘸着白糖吃，清甜的味道在嘴里散开。有的孩子还会用西瓜皮雕刻小动物，笨拙的刀工却让西瓜皮变

成了奇形怪状的“艺术品”，逗得大家哈哈大笑。雨天的西瓜别有一番滋味。乌云压得很低，雷声隆隆，雨噼里啪啦地砸下来。这时，母亲会从井里捞出西瓜，一家人坐在堂屋，听着雨声，慢慢品尝。西瓜的清甜和雨水的清凉交织在一起，让闷热的夏日变得惬意起来。雨停后，我们踩着水洼，去看田里的西瓜。雨水冲刷过的西瓜藤更显翠绿，西瓜上还挂着水珠，在阳光下闪闪发亮。

后来离开村子去城里上学，再也吃不到老井里浸过的西瓜。超市里的西瓜包装精美，切开后鲜红诱人，却总觉得少了些什么。去年回老家，老井还在，只是不再用来浸西瓜，井口长满了青苔。我站在井边，仿佛又听见了童年时的欢笑声，闻到了那股清甜的西瓜味。

暮色渐浓，我摸着院子里的石桌，仿佛还能感受到当年西瓜的凉意。原来，西瓜味的童年早已刻进记忆里，无论过了多少年，那一抹清甜，那一段欢乐时光，都不会随着岁月流逝而褪色，反而愈发清晰，成了心底最温暖的牵挂。

一藤金银一藤香

文 / 顾云



暮色里，一只破败不堪的塑料桶斜倚在路边，半截枯树枝上垂落的藤蔓突然撞进我的视线。呀！是金银花。叶片间藏着

星星点点的金银双色小花苞，像头挨着头的两个小娃娃在晚风中说着悄悄话。恍惚间，记忆翻涌。

初见金银花时，是在三伯家后院那个杂草丛生的土坡上。那里阴暗潮湿，堆满了废弃的农具和破花盆。直到有一天，一股浓郁的香甜气息让我心生好奇，注意到了这个角落。不起眼的绿丛里，竟藏着无数朵成对依偎的小花朵。细长的花管里，银白与淡黄缠绵，像极了小女孩头上扎的双色丝带，风一吹，就飘了起来。“这花长在这么糟糕的环境里，有什么好看的，前院月季开得正艳”。堂姐说着，就要拉着我离开这脏乱的角落。可我却不愿起身，蹲在一旁，使劲地嗅着它的香气，直到日落时分，连裤脚沾了泥都浑然不觉。

可金银花还没欣赏够，我们就搬去了镇里。夏日的某个午后，风里突然飘来熟悉的甜香。我踮起脚尖扒着墙头张望，隔壁阿姨家的金银花开得正旺。细长的枝条垂在葡萄架上，开出瀑布般的金银花串。

母亲在我的再三央求下，带我敲响了邻居阿姨家的门。“我家孩子喜欢金银花，在院里闻到了你家金银花的味道，魔怔了似的，非嚷嚷着要我带她来你家看看。”母亲连忙和邻居解释道。阿姨倒是很热情，邀请我们参观了她的后院。后院的光景煞

是喜人：竹架上的藤蔓织成绿网，小露珠在花间凝成水晶，几只蜜蜂正“嗡嗡嗡”在花丛间打滚。临走时，阿姨见我目光还停在那里，就剪下了些花朵送我：“这花很香，也很容易养，改天我送你一棵幼苗。”

第二年春天，正当我守着瘦弱的花苗犯愁时。母亲却嗤笑：“你就图一时新鲜吧，指不定还没等它开花就腻了。”我赌气地把它栽进旧瓦盆，放在后院最不起眼的角落里。没想到几场雨过后，蔫头耷脑的藤蔓突然抽条，顺着晾衣绳疯长。盛夏清晨，我被满院甜香唤醒，金银交错的花朵攀着绳子织成花帘，连总说我“三分钟热度”的母亲，都偷偷摘花串成串，挂在床头。

这些年，我经历过太多的失败和怀疑，曾一度对生活失去了热情。而此刻望着街角破桶里蓬勃的金银花，突然明白：人生怎么可能永远一帆风顺？但只要根还扎在泥土里，岁月终会酿出甜香。就像此刻破桶里的金银花，即使在无人问津的角落里，依然晒出了满捧的芬芳。晚风轻抚，我轻轻触碰着那些含苞待放的花苞，毛茸茸的。在这喧嚣世界里，我也想做一株不起眼的金银花，一半金，一半银，将日子过成柔美的模样。